方山薛先生全集

雜著

跋張文忠公奏疏

張文忠公遭遇睿廟相業烜赫夫人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巽順斡旋則非夫人所能盡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嗣光祿君出示茲編屬一言於末簡旂伏讀而歎曰公可謂文忠矣公之心至是其曲盡矣夫人臣之事君也猶事天也其格君也猶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豈易乎哉公際　聖明諫行言聽眞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載則亦若不無吁咈於都俞之廷

者此天之所以難忙而爲臣之所以不易也然終公之世而　上之所以霽威以從公者則亦既屢矣此又可見公積誠之所致而　天聰明之旁燭無私居高聽卑顧人臣之所以事之者何如也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

程生仲齊字說

休寧程生于家吾友錫山君之仲子也錫山存時與霞洲胡君同學于涇野先生之門以道義相善錫山捐館而于家莫爲之昏霞洲遂以子妻之至是省舅於金陵冠而未字霞洲率之問學于余且請字焉余

以仲齊字之而爲之說曰家有嚴君而既不及受庭訓矣尚其顧名思義夙興夜寐從事於聖賢大學之道而修身以齊其家務求無忝爾所生則幹蠱用譽人將稱程氏有克家之子而錫山君爲不亡矣若玩愒歲月因循世途而其學皆常人之事則身或未必修家或未必齊雖榮身肥家要亦非霞洲君率汝問學之意也吾覩子年少雅飭蒙泉未波豈不淵然受道之器哉願爲最諸

敏齋箴

乾道維敏天斯行健神道維敏地斯永貞人參兩間

曰維此形何以踐之匪敏弗成孔門授受敏求是先
回敏於仁參敏於孝雍敏於恕殊途同歸敏之斯至
於維謝君以敏名齋敏則有功敏則集事馴而進之
聖賢可企我作斯箴庶有攸繫願言揭之顧名斯義

書僧惠聲卷

余昔乙巳爲南考功謫外時方徂暑乃憇天界禪寺
者兩越月寺僧惠聲謹厚靜默日爲余焚香掃地時
或引余入茂林深竹偃坐余甚宜之既余起爲北祠
祭爲浙江提學聲絕無請謁昨歲余罷官歸自關西
聞故鄉遭寇道經金陵乃復即天界居焉轉眄今昔

倏忽十有二年矣聲甘貧守戒待余如前會有以觀音像出賈者余問像直聲曰此銅鑄者非數金不能成其意欲迎而供諸室苦無資未敢言也余探諸囊中僅得俸銀五兩盡以付之然尚未敷其半聲復竭力營辦始獲迎而置之前軒客有病其迫隘者聲將建太虛閣以居之乞余言以勸十方余因思韓文公留衣於大顛蘇長公捐帶於了元古今後談及觀白樂天王荆公則皆捨宅爲寺盖又不但如韓蘇而已此皆振古之豪傑豈有心於福田利益哉由其究觀妙源洞悟眞諦故能望彼岸而登汎寳船而涉也嗟

余涼薄深愧四公仰冀諸賢逑追往哲隨意協成則
神功大業當被無邊而懋賞鴻名且將不朽矣

書重刻青瑣贈言録後

昔人謂宰相尊行其道諫官甲行其言言與道果二乎哉言行道亦行也御史大夫南渠王公歷京兆尹以掌部院經邦弘化澤被功施不可謂不尊行其道矣究其所自豈依回循習躐致通顯者哉公在　毅
皇帝時給事左右遇事敢言以身徇道動中機宜明切時務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匪直今人蓋古之名諫官也及讀惠而朝之學士大夫名卿鉅老咸贈之言

雖體裁殊別而好德由衷秉彝具在寔與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詠後先輝映也公之忠藎固可考見而邇觀追論豈不亦猶盛時之事哉此公之盛德大業所由成也雖然傳有之人子之事其先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傳不仁也茲錄故有刻而燬於海寇公之子太守肯齋君旁搜博訪得諸故舊復刻以傳謂非仁人孝子之用心邪於乎公家之奕世載德媺美揚休而太史公所謂天道與善報施不爽者於茲益有徵焉矣

潛語題辭

語錄自宋始盛然自濂溪明道二大儒之外往往多
異同之論嗚呼立言豈易乎哉故曰苟非天之所與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近時談學之士在處有
之大都附和一二顯者以自託於世而入耳出口剿
說雷同其於行已大分已漫不省顧尚安望其有得
于精微嚴密之指乎余友聊山方子忠信篤實雅志
進修居潛時杜門默玩有得輒書久之成帙乃出以
示余余徧閱之知其精思深造多得於身體力行之
際其間雖尚有當商確者要之皆自其心中流出而
非模擬影響之言也昔程子謂文中子極有格言余

不敏敢於暉山子亦云噫使世之講學者皆若君而人則吾道庶幾其昌明矣

牛相乳記

薛子歸耕於晉陵五木之野畜牸牛二嘉靖辛酉春莫其一產犢特特舐而乳之其一懷胎而未產迨夏閏月二十五日牧于隴上產犢者食草遇毒倏忽死犢號呼仆地仰卧顛滚尋復含死乳悲鳴不已其懷胎之牸悽慘徬徨若有不忍之狀隨走而舐其犢既牧人擁犢歸犢時時回顧其母明日乃復奔至母死所號呼顛頓農人咸異之踰旬日懷胎之牸亦產一

犢乃併前犢而乳之若其子然閭巷老稚相傳而趨視者罔不感歎余因憶韓昌黎猫相乳說司徒北平王牧人以康爵罪以平國事旣畢家道乃行協氣感召致猫相乳且謂猫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若此詩曰爾牛來思其角濈濈朱子謂牛善觸故詩人以濈濈詠之則牛之性又不猫若也乃今顧有此哉不知何以致之余重有感焉爲之記

答華師魯問

隆慶丁卯秋八月戊子華師魯訪余於山居相與觀魚於池上師魯忽問曰公平生好自點檢而先歲丙

辰竟亦以考察歸來凡從公游者蓄疑久矣值茲燕閒頗有請也余默無以應師魯請之再三余曰是有命也師魯曰命由天造亦自人爲豈亦有以致之乎必爲我言焉余因追往事告之嘉靖乙巳余爲南吏部考功郎中將奉例考察南官是年三月初旬已宿部辦官書葦齋文自北部回謁余火房領一蒼頭致書余開緘覽之乃北尚寶司丞諸傑書也寒溫套語已有矜炫之意固自可惡其另一小帖則云介翁被檮萑醜詆父子俱受汚衊此不與共國之仇也今此人雖外補翁意未愜執事可從不謹例黜之事畢之

日翁即虛提督四夷館少卿召公矣余時甚少涵蓄不覺大聲將諸啞罵裂書擲其奴之面曹葦叩頭勸解同僚主事廖東溪甚爲驚訝亦勸姑且含容諸奴趨出尋吏咸爲變色一時南都各衙門無不傳聞歎詫諸松江人初爲舉人赴弘治乙丑會試曾與嚴同寓稔熟越二十年諸爲老舉人矣乃復倖舉進士歷官南兵部主事極意奉承嚴氏且又倚嚴之勢任情縱恣不守官箴其往事難盡言樗菴姓王名燁金壇人以進士爲吉安推官有名陞南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不計利害不避權貴有古諫議風嚴初入閣時

即馳疏論劾大畧謂嚴爲禮部尚書贓賄播聞而其子世蕃貪惡尤著若遂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願裂其麻疏凡千言字字切當後之論嚴者接踵樗菴寔倡之其詳具在該科至今可覆也故嚴切齒懷恨嘗對人言古者罪人不孥王燁何物小子乃并及吾兒逆探人惡可殺也所以考察時遂託諸傑爲腹心視吾輩如狗彘當時徒爾暴怒終涉畏懦不能上其書于朝是則爲可恨耳考察之日南吏尚書西磐張公會南九卿從公評議罷黜者凡若干人而諸傑預焉樗菴固公論所首推者誰敢犯之及曹

章齋考察疏北上章固嚴在南部時辦官日服役於其左右者上疏後謁嚴于私第適見諸傑叩頭俯伏繞嚴而泣且言曰老翁害我傑在南兵部時本無可黜之罪寔以前日之書考功薛某怪我耳老翁可作一主張嚴以手扶起怒發頳色且曰此事終當有處時北原熊公爲冢宰少湖徐公爲左堂龍湖張公以吏侍掌翰林院爲余極力採解少湖曾移書道此其書至今尚在也熊公且謂嚴曰余原從南兵部來頗知南官今南考察去留允當嚴隱忍票旨依擬僅踰月遂嗾同鄉御史桂榮一人劾余不當擅調常州知

府符驗疏入不下吏部題覆徑自批出將余降調外
任尋揚言且有後命囑其腹心人之官于南者廉余
過短道路諠傳謂將差官校拿問西磐公曰吾本老
于山林迫出幹此一事若果有後命事同休戚吾當
爲子竭力疏辨吾年足死矣既而余謫建昌通判北
原公亦以他事罷去明年三月南六科給事中游讓
溪等會疏論余考察甚公爲國任怨時桂洲夏公復
爲首相疏下吏部冢宰漁石唐公特爲覆本云辭某
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如讐去姦如脫誠如該科
所言爲國任怨之臣也遂蒙詔復京職量移刑部陜

西司員外郎劄付甫至余適丁繼母憂踰年接丁父憂家居聞嚴氏以計殺曾石塘夏桂洲又以楊蒼愈事考滿違限革職爲民且欲掩其報復之跡一時京官出差違限者盡查降調至有進士未選出差違限者俱降選縣丞余見其威權日盛睚眦殺人世蕃曾對其鄉里舉人李裘自余爲嚴黨余已無再出之意值龍湖張公爲次相每每移書促之且潛謂其有解仇之意余亦功名之念未絕不能堅守初志乃遂逶邐北去補禮部祠祭員外郎見吏部後例見閣下余隨衆謁嚴于私第嚴與余初未相識也至是辭衆免

見特召余入拜起命坐即温諭曰久仰高名未及一見向見司馬公文集後序及黃泰泉詩序皆尊作也今之文章如此者恐不多見余謝不能茶罷請退且又留坐曰余無他能唯好賢愛士本諸天性如先生者遂爲傾蓋之知可也余謝不敢當乃復茶而出明日遂以内酒豚肉見惠余往謝之乃復留坐且曰人言不足信往時不相識亦曾有毀先生者而吾江西如熊北原宋南塘費鍾石鄒東郭歐南野諸公往往道先生之賢看來吾江西人還認得人也余唯唯謙讓不敢一及前事自後嚴每從西苑直廬出輒命辦

官以帖召余及王槐野余懷避咎之心每召即往而槐野亦勸余恭慎待之一日忽謂余曰徐少湖是先生鄉里相厚固宜而龍湖亦爲先生設買下處何以交厚至此余對之曰龍湖先生是鄉試座主且在南部時某又爲屬官嚴首領之既而余遷精膳郎中謝恩後見嚴于直廬嚴乃謂余曰先生曾爲南考察郎中論官令事體既明白即當照例陞五品京堂諒不久淹也余謝不敢有此望再踰月浙江缺提學副使嚴召余曰先生固當陞京堂然亦不過光祿少卿南尚寶卿之類耳幹得甚事以如此學行何不且爲提

學副使昔蔡虛齋由此官轉祭酒今先生乃其人也
余亦謝不敢當一日將晚時南渠李公忽差官持帖
一封投余余啓視之謂吏部推公爲敝處提學疏上
已得俞旨矣明日報下果然余廷謝後往見南渠南
渠曰吾與公相知今公又爲我祖父母官有聞不敢
不告但此提學之缺前日部中議將范僉事調用不
意介翁再三在夏松泉處薦公公爲敝省宗主吾豈
不欲但此事其説甚長不知介翁何意也今旣命下
無可如何公第往盡職其諸一聽之天耳余爲惕然
南渠曰公今只當不知萬勿對人一露余言余時快

快數日出京已自分爲嚴所賣矣至良鄉嚴又自寫送行詩差辦官追至且謂老夫今年七十君亦不可無文余已知其反間巧中自信有命誠心直道不復有避咎之態兩年在浙無一字爲答癸丑朝覲考察置余在才力不及之列家居二年萬無再出之理值郡守浙人曾有小嫌甚用意報復余不得已乃復覥顏赴部補鄖延兵備逼近套虜晝夜辛苦曲爲經理兵民相安撫按交薦而孝泉王公巡撫延綏則尤爲相知專疏薦達乙卯冬嚴乃復促南道御史屠仲律劾余貪酷仲律乃趙甬江姻家與嚴固相通者丙辰

朝覲考察萬㝠爲考功郎中允薦余䟽一不之及唯
出仲律之䟽力言當首黜時李古冲爲冡宰亦與余
有交際小嫌者乃大言於衆曰若謂薛某貪酷渠平
生未嘗一歴錢穀倉貨之官且家居矯激亦有虚名
恐不足以服衆但其喇撒傲慢殊無做官體度當以
不謹去無疑也余在關中未得考察報時已聞南䟽
即單車出關撫按謂宜少留待報余亦弗之顧美至
周南驛中乃得去官之報而河洛士人多有壺觴迎
慰者余亦留連兩月乃至南京僑居以避倭寇而南
中士人亦咸謂屠等不知何以有此䟽也是則余罷

官之大畧也昔人謂貞女甘於自溺志士耻於自明吾固不言及耳師魯乃泫然曰余先君職方之去官大率類此今聞公言不覺於吾心有戚戚焉近來權要多假考察以中傷善類然未有用術之巧如介老者昔朱晦菴先生謂秦檜譎詐有餘每欲擯一善類必外假詞色陰肆擠排介老之術多類是矣先儒謂熙豐以後之小人難識其此之謂乎余曰然遂命童子執筆以記一時答問之言云

因問併記

余既答華師魯問尋出游吳中寓清微道院撫臺林

僉堂公來顧聚論間亦問余曰先生何以遂罷官乎
余曰由忤嚴氏公復問焉余亦以答師魯者答之公
曰嚴氏竊柄二十餘年黷貨亂常妨賢病國以致仇
殺言官希圖滅口若非鄒蘭谷之疏行何以大明國
是痛快人心乎余曰蘭谷之登科入仕亦嚴氏有以
致之也公曰何故余曰先歲甲寅套虜擁衆深入直
抵延安鄜州劉營三川侵中部宜君同官耀兵三原
以窺西安殺掠將士官民無算中外聞之恟恟嚴乃
謂余延安兵備副使以爲必殲於此無疑也且對人
曰聞薛某欲乞休彼平生自謂爲國任怨若逗留不

進則失悞軍機誰復原之余至淮上鄭淡泉聞之謂
余曰當速往凡百有命未必鄭延能死人也余筮之
遇睽之九四其詞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初不
解其占既而入關虜人已退去明年乙卯秋三邊無
事七月初余至安塞防秋廵按御史浦北郭命官齎
文欲余入場監試余以邊臣恐不當與關內事辭之
北郭乃又致書於三邊總制賈穉村延綏廵撫王孝
泉必欲余入場二公爲之催迫時巳七月終矣余乃
自安塞連日夜行至省城適遇各執事官入簾之期
入簾後北郭謂余曰煩公遠來將以試録累公耳及

録完各校文官查照中式額數每名取三卷示余裁定唯易經四十五卷無一可中者余乃盡繙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十五人而鄒蘭谷居二中亞魁明年丙辰連第進士授行人選御史遂上劾嚴之疏初筮遇元夫之占至此始解然則嚴氏初欲置余於危地者適以自速其報也念堂曰天道昭明無往不復宜記之以示後來庶擠人者知所戒也余因重有感焉遂併書之

書兩節婦傳後

兩節婦傳者大司馬雙江聶公所撰也兩節婦皆江

西吉安永豐人一爲董朝紳妻袁氏一爲劉燿旦妻
羅氏皆爲賊所執袁則竭力捍賊全生以保姑羅則
極口罵賊投井以就死其詳具司馬傳中或謂死天
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而袁優于羅或謂殺身以成仁
舍生以取義而羅優于袁袁之孫董生行仁持其邑
人艾御史陽溪君書不遠三千里詣晉陵薛子問焉
且曰搜著内美以裨陰教固學仲尼者之事也子如
不言將誰言哉值永豐令蓮渠胡君過余道兩節婦
事甚詳亦謂余當有言余曰誠如公等所述兩節婦
之節其究一也古來忠臣義士貞女烈婦境逆于外

義發乎心心苟無瑕生可也死可也故仲尼於微箕比干同謂之仁而管仲不死亦與召忽等也春羅所遭各盡其心豈可以難易優劣論哉余嘗教學江西熟觀其形勢高山峻峙大川迅流士女幸多節義豈獨降衷之秉于天蓋亦風氣有所助也士人節槩章著姑置不論論其女婦之見於史傳者唐則有洪州之段謝樂平之饒娥宋則有臨江之歐廖龍泉之李梁安仁之謝李永新之譚趙永豐之范卲安福之劉歐樂平之王趙吉水之孫頊臨川之涂陳與王氏之婦進賢吳中孚之妻南豐之謝侯與樂氏之二女元

則有弋陽之鄭羅龍泉之湯張之數人者唯段謝則詭服爲男子雜于傭保竟至殺賊以報父與夫之讐謝侯則破刃仆溝中死而復蘇竟遂事姑之志餘則視死如歸雖其奇正生死之跡不同而其亮明白之節咸可爲世訓也今茲董表劉羅兩節婦者非若人之儔與余不敢當春秋之筆又非太史之官故盡述唐以來江西之節婦書于司馬傳後付董生歸廣觀風者側而采焉

贈董孝甫歸永豐

吉永豐董生孝甫問學于余逾年將歸復進而請曰

行仁不佞獲侍左右日聞教言亦似躍然有會於心但恐既離講席則異言易淆願明示向往當終身佩服以效書紳之義余謂之曰今天下之論學者所在聚徒彬彬衆矣雖自陽明王先生啓其端而導揚衍溢寔唯汝吉州爲盛安福則有鄒東郭泰和則有歐陽南野吉水則有羅念菴永豐則有聶雙江皆闡發陽明致良知之學教人從性根上着力此豈非易簡直截而淵源於孔孟者哉余自爲諸生以至於入仕往來于四公之間熟復其議論談駁雖造詣不無淺深而究竟其指歸則一也柰何務名影響者漫不知

所趨向而各自立説岐途殊軌茫乎無所底止矣就如子今歸示豐盍行者之赴家也必家之住址瞭然於心目之間則舉足發軔步履不差家可計日而至矣即使從江從浙之不同而至家則一也若初無住着則東西南北將何所適從哉其或雖知住着而自畫不進則亦爲飄零之旅人而自棄其家者矣子固必赴家者也前四公爲鄉之先進子嘗親炙其教沃聞而饜聽者今雖逝矣其遺言緒論尚在也亦何必以余言爲哉

謝君子食無求飽一章

夫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豈其所欲與人殊哉蓋寔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個合當着緊底道理在故其心之所之惟日不足甚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那得有暇及於安飽夫其所志若此使其徒務高遠涉於玄虛遺落世事而肆言無忌則漫無歸着亦何益於身心何補於民物故必敏於所事而合當做者便直前做去慎於所言不但不當言者不言而當言者亦有斟酌夫敏事則身體力行纔是脚踏實地慎言則精神收斂方自有默識會通處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又必於

有道者而就正之以决吾所造之是與不是不是則務求其是而是則益加勉焉如此乃可謂之好學然就正有道亦須是自做工夫見得頭腦有了根本真有求益之心一聞有道者之言便觸處感通自然相入若工夫未熟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亦不濟事君自巳全不曾用着工夫不知所學者何事或專認科舉之業便是學問更不在自巳身心上尋討則雖有道者日强聒之不以為迂則以為妄甚至戲侮訕笑亦或有之若是者可謂之學乎又可謂之好學乎今吾黨諸賢相觀而善固無此輩況又賢督學賢提

謂諸君子在上奉揚聖訓以崇正學三令五申懇切至到此正吾道昌明之機也願各相勉勵不求安飽常思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何在反諸身心實下工夫更須親師取友互相質證務以君子爲歸庶幾不負斯會

題東白草堂集

余讀東白草堂集益知古所謂詩言志者眞不誣云夫斯集也吳中顧東白先生詩也自昔名能詩者率推吳中迄今益不下數十家夫大都模擬漢魏六朝出入初中晩唐而風容色澤之修鉛華粉黛之飾則

不免焉雖其自相誇詡咸稱作者而知言之士或不無遺論矣東白爲給事中時嘗使蜀既而以言事謫譴居庸感時觸事覽物興懷所至有詩詩凡四編使蜀者一居庸者三雖其遭遇不同而溫厚和平之氣忠愛惻怛之情根諸心而寓諸言者不假組織而依永成章皆渢渢乎雅頌風騷之遺非世之藝客詞人類也君子于此可以觀所養矣其視得志則多驕侈淫靡之詞不得志則多羈愁悲憤之作者相去何如耶余讀而感焉因識數語于簡端

甲子會紀引

薛應旂曰余嘗觀昔人三皇二靈九頭五龍循蜚因提諸紀豈不亦燦然備哉然言涉渾沌玄遠難稽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余與汝奚足以知之是故司馬子長作史記蘇子由述古史自羲黃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余不敏少嘗汎濫史籍苦於記憶迨歸老山中頽然無事感甲子之易邁慨六十而無聞閒中取邵子皇極經世書覽以來日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乃知黃帝堯舜值巳會之末而禹則當午會之初也黃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遂直以黃帝八年甲子起以迄于今上下四千三百

年間一覽可知而人事推遷稍稍附其大畧嗣是于萬斯年亦可知矣庚幾乎爲彰往察來之一助云

甲子會紀附錄引

余編甲子會紀始於黃帝八年葢以天道遠人道邇欲善觀天者驗諸人而遵夫子混沌難知之訓也編成客有覽者曰子既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則先天後天之數靡不洞悉矣先天人事雖或難知而其元會運世獨不可以遡流而窮源乎曰是不難窮也難言也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所紀年數大都荒誕唯以楊子雲李淳風僧一行諸説而折衷于康

節邵先生皇極之數取諸十干以定元運取諸十二支以定會世乃知天地一元之數要之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自子會開天至黃帝八年甲子歷六萬四千三百二十年至唐堯甲辰元載又歷三百四十年總之已歷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年矣自茲以至巳會之終僅一百六十年耳合一元之數而終之於亥會是所謂堯值其中數也自此而逆推之則黃帝以前之甲子固夫人可以類數者但其間所謂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之人事則典籍傳疑未可盡信此夫子所謂混沌難知也若元會運世則

固無不可知也余故畧述邵子以元經會之說于左俾觀化者知所究竟則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自元之元以至於世之世畢可自此而得其始終矣又豈直可以知黄帝八年甲子以前之數而已哉若盤古諸紀并歷代國都則附録以備詳覽云

書考亭淵源目録後

考亭淵源録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覽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盖云衆矣其號爲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的傳也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

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原于天而昇於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得者是難與口舌爭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眞功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某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於學三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分句析漫無歸着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闖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纏縛而舒手足披雲霧而覩青天喜躍不勝時發狂叫遂以爲道在是矣如

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過事未見得力及徧視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轉于東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恐終無所得而虛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賴天之靈怳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忠者二言性者一克已復禮唯以告顏子而一貫之傳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理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行九思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

如祭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
下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已成物之心
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
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祕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
具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汎以語之
則人將褻玩猶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
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
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永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
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橫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

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直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微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爲夫子韞櫝寳藏盡爲孟子掀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誣人哉憂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不然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顔曾閔冉卓然爲殊絶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子

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已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衆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爲近裏着已精思實踐之功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命之教率皆視爲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鮮有所得此其理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南之士羣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黄直卿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修巳治人之道化民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兹録者具

在史册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眞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晩年定論似若考亭有得於象山今觀象山晩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具在録中學者當自得之

宋方文語引

古之以文名家者多矣其論文之語載於類書者更

僕不能悉數我　明啓運文教聿興潛溪宋公寔擅
其宗而遜志方公乃其高第弟子故一時文章方軌
並駕號稱獨盛邁古作者自是迄今二百年來名能
文者無慮什百余嘗究而觀之唯陽明王公會文切
理庶幾近之其諸斷未有如二公者邇或高自標致
競相誇詡儕類雲滃議論風生俯視　國朝前輩皆
所不屑動曰左國史漢莊騷蘇李曹劉摩其篇章轉
折長短舒抑而肖其音聲於唇吻之間又或詰曲鉤
棘聱牙咋舌而不能句讀不啻優孟抵掌於叔敖東
婦效顰於西子秖獻笑增醜曷能類之就使逼眞亦

何益於理道也柰何清才美質之士轉相倣傚而文體日壞余竊憫焉蓋文也者以時而論關氣運之盛衰以人而論關心術之邪正此豈細故也哉余不暇遠引特采宋方二公論文之語表而出之學者倘降心展玩而有得焉庶旋復我 國初文教之舊而陋習少華矣無徒逐時好趨末尚而鄙之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題蓬壺清曉冊

無錫三徑楊公余太舅行義先生之婿於余為姑丈行也雅志高尚不屑人間事有編比老彭之意偏游

名山大川庶幾與異人一遇焉者久矣今年秋乃攜是冊訪余於大虛園林余取而覽焉盡一時名勝所歌詠大率皆五遊六著之類也余嘗觀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眞人詩游行天下令樂人歌之自是漢晉以降昇仙飛龍之篇鳳臺蕭史之吟霓裳羽衣之曲輕舉步虛之詞諸如此類相繼並作卒之迷軒轅之駕返盧敖之舟悠悠何往不越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徒與玄運盛衰之感蓋自昔而已然矣三徑公既躭玄學更好斯文所與游者因藝林詞圃之極選也聯錢之精言會於斯冊間有得乎否邪余

退居林下垂二十年矣封藤可牒益嘗徧窺而一無所得既乃收視返聽冥栖默注竟於舊學而恍然悟焉易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仲尼謂仁者壽要之合德於天地者斯與天地同久而凡百物之有仁者斯能生生而不窮也此固吾先師之口訣吾黨日習之而不知察焉者也三徑公明年八十而余亦七十三矣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余敢秘斯訣而爲文士漫浪之談以壽公乎敬題冊端以復

鄒蘭齋萬書草堂贊

萬頃膏腴萬金厚積舉世徵逐史傳貨殖自君視之

等如瓦礫山巾野服三公不易蕭然草堂萬書盈席朝吟暮誦浩浩自得以萬較萬何啻天淵之隔於乎若君者豈止山林之英蓋眞天民之逸也

小隱圖說

一齋吳君今年六十初度其從曾孫一成出君小隱圖請余爲文以壽君且寓書曰君之祖號櫟菴父號似山毋邵氏皆已謝世君未思追慕不置斯圖有櫟有山有萱以寓萱墻之義君有二子教之讀古人書攻進士業齋中二人執卷相對者是也齋之前畎畝之上山巾野服以課耕鋤者則一齋君也先生何以

壽之余惟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以淳龎沕穆之氣鍾而為常永悠遠之祥至和洋溢而無疆之壽君自有必致之理矣雖南山之詠麥丘之祝皆愛莫助之者也於君何所裨益哉古之人公卿大夫士農工商各安其分而無出位之思非望之覬堅志不分乃凝於神故率多壽考君孝慈服穡樂其日用之常蓋亦猶行古之道而與世之侈大其求以獘精役神者迥然不侔如是而必得其壽也又何疑焉登君之堂而覽斯圖者其以余言為然邪其以余言為不然邪

書

與涇野先生

違教以來奔走塵土夙夜惕厲惟恐頹墮有負教言然不能振拔殊覺愧赧日見　朝命進公祭酒君子稱得師者同然一詞此寔世道將泰之機非直門墻之幸也應旂近得外補蒲擬途中得一會晤昨在濟寧獲遇尊舟不勝忻躍而從者已先謁闕里遂不相值聞輿從自張秋登舟因閘河阻塞旅次多艱不能再轉一候北望依依莫申候問惟順時順養以副海

內士人之望不具

答沈御史

貴邑缺令已久不敏初至勉强支吾方有頭緒不意執事輩乃過爲奬借以致當道誤信不敢當亦不敢負也但舊務紛積內顧粘帶而上下之間又多難處伊川云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也唯是冗雜度日有失問候而朝夕之間寔切想念非久踈於君子之門也張友至乃辱手劄下問益感不遺而中間議論切實不爲世俗寒暄之態高誼雅情佩服佩服溽暑塵冗草率爲復益增惘惘

答王嘉江

京師一散相聚未涯萍水浮踪渺無定處俯仰興懷無任感慨忽拜良使手書殊慰客況僕本迂疎世情落落親民重任寔是不能兼之慈谿缺官已久而其間情事頗費區處得罪於人不可縷數執事顧乃過許豈傳聞者過其實邪且厚德謙光千里下問此執事之所以加人數等而非時俗可及也東陽之民其有頼乎大抵人之一心天理完具率而行之雖不必事事求合要亦思過半矣其諸成敗利鈍本非人力所能與者正不必計忝在年末感荷先施不覺盡布

秉悃非敢喋喋於賢者之前也亮之

答錢給事

鄙人拙直叨令貴邑寔是不堪而此心耿耿誠不敢暴且棄也唯是半年以來備知人民受害之原前令受制之故多係豪强交結勢依及與上官之胥吏締交合黨根抵盤互遂難整理累年官府或見之畏避或藉爲爪牙致使文獻之邦久蒙刁黠之號而閭井亦坐是蕭索困踣也僕不佞惟求本心之安不顧利害之及前項惡黨頗置之法而上官之有要求以賂權要者亦因民貧無措以義卻之近來上下覺有相

忤程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者僕亦唯有去而已矣累辱華翰過蒙奬借感發感發昔陸子靜與其邑陳倅書有敝邑三虎已空閭巷歡呼之語今唯見執事念及於此可以覩高雅矣使者南還正在匆冗援筆致書不覺慨慨甚少涵蓄唯照察之

答鐘石先生

某拙戇不能徇上官之意七月中已遣人具奏乞恩改教未蒙銓曹復本奈何奈何前日慨行路之難輒欲徑辭歸去後因巡按慰留故復寄寓西湖山中待返縣之日將復再申前疏也千里之外過勤憂念誨

諭諄切此恩此義不知何以承之使者還敬此附復少慰垂憶不具

答葉教諭

不敏迂踈疾病纏縛而事勢所遭且有不能處者甘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請諸當道不蒙見允將行未可留滯西湖山中雖風煙景物朝夕萬狀而孤客萍蹤不得如執事者一共吟眺誠不忍獨樂也大抵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奚戚奚歡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盡耳所可恃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胷中灑然無所挂礙庶

或可爲他日受用之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與王樗菴

曩歲京師多領高論常憶兄惟恐不得爲有司以行親民之學此正儒者好作用處日來所聞德政信無負矣僕之不得終役慈谿亦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耳實非躲懶兄亦會聞之否九江荒僻久不得通問頃因高生歸便率爾相聞建昌之政凡在得爲幸專制之吾人所遇本無定處到手即施雖一日不可放過何有注選權署之別也高生學亦向進併希賜教

一二

與周子番

家僮至九江得手書委曲甚慰客懷但子沾竟至不起此何說也聞之流涕時廢寢食良朋凋謝人才可惜尚賴吾友與一二同志經紀其家俾孤寡不至失所庶慰存亡前曾有束致應德聞在宣與童子憚於往來遂不得其復書倘相會郡中統須一諭遠惠巾幭甚適納凉之用江郡蕭條竟無所寄如何新秋尚暑揮汗草草不多

與徐波石

甚無似此心耿耿惟恐頹墮自罹坑塹每聞海內同

志輒欲向往庶幾得一準的雖本來面目不從外得而夾輔鞭策貞亦不可少也側仰道模殊切想像項旅次潯陽邂逅德卿年兄論述盛德甚詳以爲得先生其人者而朝夕與游足爲砥礪矣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汙隆之幾寔有可畏吾道異端間不容髮義利之辨只在毫釐謹托德卿就正有道天涯瞻望無任依依

與吳峻伯

慈湖荒旅淹辱高賢聯牀論道把袂盟心彌月之間遂訂百年之約寒臘催人河濱送別彼此依依竟爾

散去僕平生簡拙而意氣所孚如吾賢者眞無一二想慕顏色常於夢寐中見之此情此誼可與知者道也去秋今春連得高捷之信而困伏江州竟不能遣一人奉候殊恨殊恨頃邂逅敝同年陳虛峰於江上聊附數言虛峰篤志理學朋友中不可少者倉遽中不能盡言會面未涯望更努力益加珍重

與羅念菴

昨寓豫章試院過承枉教易簡切實從容灑落令人躍然而竹林朋聚一豁羣疑向同會諸君不免墮落言筌者亦自是覺有省發矣所恨者此會不能常爾

今春入留都雖交游滿前不無離索之病大抵不隨衆雷同則異言淆惑未見確有定力者任道擔當以倡明此學顧執事無所推避可也久無便役有失候問茲因公差人去聊致起居望執事有以教之

答任五岳

春中得邸報知從者西歸歎惘無極恨不能縮地一見以傾倒衷曲也海内人物如公有幾今再疏乞休致爲忌者所中然竟得布衣長往不失初志亦自足以洗刷塵氛挽回末俗矣視彼外爲硜硜而中則逐逐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此寔天下之公論也某

無似得一南部已爲過分但無實而受虚名恐亦未免爲衆嗤笑歸來一念時發于中而老父七十未沾一命爲人子者旣不能以道義顯親于此自不能不仰體其情爾肝膈之言敢盡發之山川限隔相見未涯使者告去神與俱往

與徐少初

明府下車新政日著乃知儒者作用自别而王道感人未嘗不速也今天下人情多不樂爲縣甚則以爲與民最親易行所學莫如此官武城單父之治何嘗一日不可復哉敝邑得公眞士民之幸也但數年以

來習俗日漓而返朴還淳切有望于執事寒家清素一二宗黨自合安分守法如有以賤名來言者皆妄也痛拒而嚴斥之庶見愛人以德之盛心而鄙詐者皆知所懲矣此尤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大機括也久不通問左右非自外于君子實恐付託匪人反藉是以為進瀆之階故遲遲之而不敢發耳玆因詹郡博東還之便敬附數言以承起居唯高明亮之

答艾冷溪

令友宋子來獲手劄甚慰想念宋一見便若相知看起此種學問眞不可以聲音笑貌爲者近來羣聚論

學之士在在有之求其眞實直截一劒兩叚劈去私意一從天理上做工夫者葢不多見吾恐講來講去打成一片人欲窠子將來人心日壞世道日卑未必不自吾輩貽之是則深可憂也同志如兄温雅超卓立定脚根硬着脊骨務俾幽獨通于神明心事皎如日月廉直前進步類皆實地矣僕迂踈頹墮甚少規誨鍼砭之友所望于兄者不淺道里稍隔亦不可不時賜警策也彼煦嫗稱和之徒竟何益哉正氣血氣自當有辨兄正不可視浩然爲東漢氣習可也使人去速値吏冗草草便中須示一二

與薛西原

某嘗讀書見古之仁聖賢人每恨時不相值而徒慨歎遐慕想像其心胷面目也乃今幸獲與公同生海內往往從人士間聞公行義見公製作旂獨匪人能無情乎但少卽奔走科舉長遂因仍祿仕汩沒風塵未能脫然以去從公于濠淮之上而此心切切則未嘗不在左右今年秋汝東原至辱示所注老子因得公近來起居甚詳且謂公閒居每語及不肖益興向往不知何時遂得請見無任馳情也老子中間尚有可商確處唯面論乃盡茲託東原附候記室諸所欲

言不能一

與章介菴

客歲初聞考功之報自謂得朝夕左右細聞精旨庶幾憑藉有地不期陸路抵家感寒受勞痰火遂發今春二月始得到任而從者已先一月行矣悵惘瞻企如何可言既從行官吏回自公所兩得手翰教誨眞切特一展誦省發寔多某惟今之馳騖聲利者固不足論其諸以講學論道爲名者則又多所可疑如我公踐踏實地卓立不渝誠足以匡世範俗乃今復有督學之命眞爲關中士人慶矣或謂公宿望久勞不

宜置之藩臬此固可爲愛公者其不佞竊謂與其得一京堂而無所建明孰若爲一方師表以造就人才之爲愈哉官之內外淹速正不必論也我公固深於道者就敢以是質之久稽修候起居茲敬專吏奉問便中幸教一二關中行期道出何所統希見示呂涇野先生生嘗游于其門頗受見知會聞煩從者一道及之

與崔后渠公

日從者啓行旂値病火不能追餞江上多負雅愛小吏還自揚州辱華劄高篇示教深愧晚末無似乃叨

誤知𡛷此其何敢當中間規勉之訓敢不佩服但慈湖學辯之序終未解尊意益慈湖之學出於象山多說心之精神及人性本體推究其極恐未可遽謂之禪也渭老別自有見諒公當終不以爲然恃愛敢略附左右俟當細論請教天氣尚暑萬萬珍攝

答蘇舜澤提學

豫章獲瞻光霽實愜素心忝行子戒途不能從容領教未盡之懷至今耿耿厚賜珍稿示類喻志剔奧闡幽風雅之餘真足以上下蘇李而吞吐曹劉矣繼又每從新刻中見序文諸作俱有省發想像儀容恨不

再覩頊拜手剳遠勤千里燕審道履光亨江右士類大荷陶鈞此寔吾道之光也感慰如何可言但舊時一二處生徒頗尚空談流風習染漸及省下近來想皆務實矣此蓋世道升降之幾望執事更加之意鐘生崇武即荷甄拔預有榮色外學門記一篇蓋往歲建昌師生所屬今且三年矣近聞公大書其楣且辱督促故先後借重亦以表景仰之懷耳三月前已寄還該學願有以教之

與張太守

荒旅苦無便役久失候問日般同年盧子來傳言我

公欲爲生建立坊牌及趙子書至亦復云云此固執事盛意但菲薄生世垂四十年雖頗知自勵而進寸退尺無毫髮補於士風民俗其何足辱公之表揚以忝於吾鄉諸士夫之後哉況今歲歉民貧願公已之誠心直道不敢欺也仰祈孚亮

與張龍湖先生

違越道範倏隔夏秋吳楚天涯曷勝瞻企自唯菲薄抵跡門墻數年之間世途相阻去冬歷春僅得事我公於南署沃聞教論受愛特深此情此誼唯可與知者道也詎謂倚藉方切又爾南北倀倀無依遂同離

索近得泰泉朝夕往復庶慰岑寂然每一講議則未嘗不及我公也今疆圉多故民物殷憂唯公速行贊畫廟廊同心戮力拔幽起廢共濟艱難庶猶可以挽回耳不然吾恐數年之後不知更又何如也此固我公素所抱負而亦天下之所仰望於公者願益加意秋途涼燠不時更唯珍攝是望

答黃泰泉

樂失而求諸器數執事之情蓋甚不得已也墳官尤且百計為辭則其亡失之弊曉然矣不識蔡太常能解此否昔夫子在齊聞韶而季子適周得盡觀歷代

之樂當時不惟器數之末而聲容之盛亦尚存掌樂之官然猶不免有先進無徵之歎若在今日則又何如哉即承見約明晨再往以愚見論之似不必行矣容相見再論

與唐荊川

八月間得尊翁書知永州官況甚適但反覆言道險難行專托轉達請決不可往又有家書一封隨即附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動慎動若以定省久曠則惟疾之憂更宜體之輸諭問學只於性情中求之此寔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簡如

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過不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忘助辨析毫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潰決而不顧未必非邪鄙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傾倒庶幾得盡

與唐漁石公

某無似遂隊泰淮虛度時日仰瞻星獄寔切歸依昨歲違辱瑶篇寵及老父舉家感戴恨微役所羈不能灑然脫去從公於九峰五溪以遂平生之願耳方今有世道之思者咸願公再出以濟艱難而公且戲綵

橫經悠然自得東山安石洛下温公必有定見固非
晚末所能測識也茲因太學生休寧胡大器趨候門
墻敢附起居大器朴實無華叅歲與某同遊涇野先
生之門仰慕我公道德文章非一日矣伏乞閣人與
進恃愛上瀆

答陳澄江

數年睽隔僅得秦淮一會遂又別去惘惘踰時繼聞
擢憲三晉便覺離逢益動離違之想頃拜翰貺始知
以入賀歸省若兩月前早得此信則僕當家居以待
乃竟失機會殊爲歎恨邇來彊場多虞正臣子效力

之日今秋暫寧未可高枕唯願執事董贊畫戎務以為久安長治之計方今之事莫大於此毋讓毋讓他日晉秩巨寮雍容廊廟固餘事耳使去甚速遲援筆復書莫宣積抱閒且戒行山川回遠霜露載途早晚珍攝無任拳拳臨楮神往

與徐養齋公

自公辭留都早晚殊覺岑寂泰泉雖在任居頗遠往來總不方便願公早歸況貴衙門諸司亦若一日不可無公者宜體念之近見邸報　廟制皆斷自　聖心已復　祖宗之舊可省不貲之費天下蒼生有賴

諒公所樂聞者也從官去速歲除匆冗不悉

與袁懋中

某無似百凡墮落獨於海內賢者輒與向往而耿耿之懷亦每不忍自棄前歲承乏貴邑一見高文知為大雅正欲晨夕往復以資麗澤而改官疏允遂往江西鄙心悵惘未嘗一日不思接顏論也嗣見高登華擢聲實光亨曷勝慰忭每擬奉啓少達衷曲苦無便驛竟致因循頻年抱歉昨姚明溪至辱手劄逮惠情誼懇切謙恭過厚愧我鄙人何以當之每念士君子生不遭逢恒苦於抱道齎志君今起自徒步遂躋禁

近策勳明時追古作者願益懋焉差官去速潯暑草
率莫罄積懷唯卓然建立寔切至望

與馬西玄

京邸多辱惠顧且勤寵召獲侍教論都會之中人事
倥偬而公之幽意閑情較之在南雍時無異此可以
見公之不允匪止感荷之私而已南歸正擬修候起
居而匆冗因循未酬鄙願乃辱書問逮及愧悚愧悚
所云涇翁易名一節固是可慨但古之大賢君子所
恃以不朽者更自有在當時關中尊子厚故事其爲
說已詳但公在禮堂固不得不快然耳㫃固有以知

公之心矣若云世風所繫當自有主張者在從容舉之亦未晚也辦官去便謹附候起居并致謝私草率不備仰祈俯原

答胡栢泉

某昔旅進南宫望見光儀心懷結納未幾遂服役風塵沉淪江漢忽忽十年不獲一領顔論昨歲見公籌邊疏草經制機宜巨細周悉雖鼂趙後生韓范再出文章論議當不是過眞非請纓繫脛之虚談也鄙衷慷慨益切向往以爲有人如此天下事無難爲矣不謂當事者旣巳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國是者乃復顚

倒其説此何理哉公令潛卷滁陽盍明宿學於公何負但權衡人物者似不當如此耳邇聞　當寧寤寐才賢恐求叔不當終爲醉翁而豐樂閑亭不能久羈公之迹也重辱諸製賜教感荷不遺陳友竟不得一見亦殊惘惘使人去速偶值吏冗援筆爲復不盡不盡唯孚亮之

答華補菴

俛仰今昔歲月若流毎懷故舊於兄更切非爲燕好之私寔願以道義相摩勵而惴惴以墮落爲懼耳惟兄知我久而益信持是語人未有不以爲迂者僕明

年之役夙夜惶恐人本難知才又當惜稍失其平不惟誤人誤國而一念自詒之恨將沒齒而不能追矣敢不慎哉兄謂宜察於愛憎喜怒而以恕行之此正頂門上一鍼非有骨肉之愛者不肯為此言也受教受教決不敢負聞兄北上有期服官在邇世路多岐望百凡珍重本當專僮候行而應門無人尚猶曩昔蹇拙至此亦恃在相知耳湖綿之惠寒旅挾纊使人去速草率附謝未盡之衷更容嗣布

與鐘石先生

前月見邸報知公晉掌邦禮此寔夷夔之任而

廷未嘗輕授可見　聖心簡注而入相之期諒不遠矣無任慰忭某辱在門墻承受教愛至深且重恒愧無能爲役不知何以自效於門下也今　朝廷之所委任海内之所屬望咸在公矣惟願益加珍重凡大典禮大制作均望熟慮而行之愼慮而從之則百辟卿士庶民小子皆將向風承德而肅衆之見不攻自破豈特門墻之慶已哉時擬奉候荒次無人未能專使偶值兵部公差之便敬附起居匆遽借陳亦恃公之愛也惶恐惶恐

答林鎮江

潤州政教逺近想聞而僕之注慕更爽獨恨一江之
隔微役所拘未能合并以相質正我懷如何王萬二
友至辱示口義聣然發朦學田公田具見養士治民
至意儒者作用迥然自別使海内司牧盡如執事三
代之治不患難復雖然張子厚不用於時尚欲與學
者行之一方今執事得一郡而治之體用之學沛然
四達其所及豈少哉所委學田一記固願附名刻華
劄懇切其何敢辭但恐言之無文不能垂遠耳容早
晩具稿以呈記室王萬卓有造詣不徒憤悱益占尊
教柰歲逼除暮匆匆別去草率附復未罄所懷開留

意荒政此最目前急務餘容嗣布不具

答茅冊徒

王萬二友至辱手書眞切且聞政教甚詳殊慰懸憶惟執事清才博學自家食時已卓然不羣矧今寄百里之命所繫非小聖賢基本公卿事業寔發軔於此大人之志天下之慮固執事所素具但交游濟前更當寓愼擇於汎愛之中如荆川諸君或近臨几席或遠寓筆劄必有感發爲益不少其諸口耳浮華之輩似更斟酌鄙人受知執事令且數年不敢以泛然相待故偶及之非有他也辱委學記當具稿請教二友

卓有造詣可以占執事之化矣但渠因歲暮歸速匆匆附復不詳

答劉慈谿

士人自浙來者無不道執事德政而鄙人懷仰之忱亦未嘗不拳拳於左右但道里稍隔苦無便役遂踈候問每一思之殊爲惘惘頃辱翰惠益知高明能諒於形迹之外而千里神交固彼此同也慈在浙中頗難調停而執事居之上下貼服可見人心之公未有誠而不動者僕昔所行俱出一時之見而損益宜民寔切有望於執事今若此固鄙心之所甚慰也所云

諸生具呈將爲不肖立碑樹表此則萬萬不可者願
執事力止之僕居南都最稱散所宜但今承乏京考
未免取怨不知誤愛之下亦曾念及此否偶值吏事
率爾爲復請教之願尚未能悉臨楮神往

答劉西川兵部

塵途匆冗久失候問懷仰高雅常如瞻對顏色某本
非拙正宜留都散局乃茲叨司京察日夜惴惴不知
公何以教之郎承華劄諭以貴境士民之情乃辱高
文立碑樹表聞之駭然眞不敢當蓋某自乙未冬承
乏貴邑至丁酉二月遂有江州之行計在邑者僅十

有四月雖勉强圖惟庶幾不負此心而迂疎固滯未免獲罪大方每一思之殊覺抱歉今又爲此適重吾罪且今之有司不務眞德實政而動輒經營虛譽以爲身後之地及考其實盖不免於胥怨胥讒者多矣慈民此舉願郎已之若我公過愛之情則已心領值吏事迫促率爾爲復萬萬孚亮

奉熊北原太宰

某淪落江右郎辱公知矢心砥礪眞不敢負然於問候之情則日疎簡非敢自外於門下寔以鈞衡重地不敢輕褻耳頃聞公爲不肖辨謗感激如何敢言盖

不肖名位素微濫司考劾衆怒羣猜知不能免仰賴
毋亮不卽加譴斥更賜分析憫窮扶弱之恩噓枯吹
生之德其將何以報之不肖少患痰火每發輒危先
年告敎正坐此疾卽今老父在家子道久缺昨歲已
決意告歸偶值考功之調恐取推奸避事之咎遂因
循至今竊亦自惟人才難得決不敢一毫誤傷自速
天譴計待事完之日縱使去留允當輿情快愜亦當
徒步歸田以謝去者之忿而禍且不測命也何辭但
公爲官擇人爲國任怨求諸古人葢亦難之其雖卽
塡溝壑而銜結之念終當耿耿不泯也茲因公差人

便敬申起居無任惶悚

復石塘聞公

辨官曹章至辱手教眞切無任感荷但聞尊體違和旋即平復驚喜交集所諭唯圖歸計此固是老先生有感之言亦望莫與此念益今京師百寮皆藉公以爲具瞻或有所恃而不恐或有所畏而不爲而詰奸刑暴其禁於未發者益多矣旂事公於南部歷四三年辱公誤知諒不以爲諛也即日考功之擢當益矢心從事庶幾報公之知其得失毀譽已置之度外久矣來教揭諸座右晨夕觀省斷不敢負即因公差人

便附致謝教之私伏惟順時珍攝至望

答林鎮江

天下事理未有誠而不動者亦未有偽而不敗者古聖賢千言萬語亦唯教天下存誠去偽而已矣某本無似然於誠偽之間竊知懼焉二三年來每見鎮之士民輒頌執事實學實政此豈可以襲取而强為哉今天下為學為政者欺已欺人滛朋立黨壞人心術動貽民殃有人心者試觀此輩能不痛哭流涕者幾希此情此念可與知者道難與衆人言也某適以不肖之身謬膺考課之責天日照臨 君父在上豈敢

復爲身家之顧慮世俗之調停哉今正在惴惴待
命之時值執事教翰甫及故一陳之不知執事聞此
其將謂之何略檢公田之志已知執事處處周悉雖
上官稍有異同固於執事無損益也願自信不疑即
出視事以慰士民乃益見大君子之作用不以在人
者爲重輕矣拙作竟爾入石愧非金石之文不足以
賛揚盛德如何如何且字刻俱精摩恵過多感謝感
謝艮使去速狂論附復幸惟照亮不備

與劉懷耕

承使者齎翰見及殊荷毋念但考察事體重大關係

去處更有不能言者吾人在天地間夙夜兢兢止可求此心無愧而已富貴榮華遷就躲閃之事不惟不當爲蓋亦不能爲也兄如見信自知鄙言之非狂妄矣況凡百亦自有命未必做小人便能利達也恃愛敢布令人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僕於此處亦自覺看破已久前十年已不爲動心況今當倦游之日豈復有他顧耶人説罪謫之官還當去做侯有地方亦當一往諸餘使者亦畧知之暑中草草不盡

與馬谿田

前月隷人還自關中獲拜手劄知道體順適圖書無

恙殊慰瞻企所委志書序文偶因考察事殷向未屬稿兼亦菲才恐不當有玷佳製但恃愛不敢不勉容撰次請教雒方伯舊未相識還俟公改削轉致入刻涇翁星野記之外更有別作專望寄示留都各衙門志書憶公嘗欲分派修輯以備昭代典故此最盛事今公既歸而泰泉又以憂去生亦以考察取怨爲桂御史所論得外調矣諒皆公所欲聞者偶因呂同州差人回便匆遽中附呈記室翹首天涯不勝惆悵

與巡撫公

頻年荒旱江南尤甚仰藉撫綏俾凋殘百姓少延歲

月但今禾稻正值吐秀之時尚不得雨尤爲可慮若今秋再如去歲則生民之命何以堪之父老傳稱謂自文襄公之後如三原東湖諸公皆值荒歉民藉以安今田野皇皇寔不能不望於公也前日獲聞教諭夙夜感發殊切思惟旣遭擯斥荷公垂問感激無已某惟目前急務莫要於荒政之修舉而生民隱憂莫甚於君子小人之混淆近來僞學僞政之徒立黨鼓譽似是寔非動制上下爲害不小明公志在經世其於名實誠僞之間必能致察久矣茲不揣僭陳仰祈

台照未及面辭謹此申謝

奉張西磐太宰

某無似獲侍几杖過蒙知遇平生分願足矣尚何望哉卽往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不敢辭也老先生拳拳垂念每於士人中得之郡守郭季文還自留都備述獎借太過自揣迂拙方負羣猜何以當之且聞老先生上疏乞歸未知　聖意如何方今時事大略可見淪落孤臣杞憂發恤竊於公之去就不能不動於中也向委大觀草堂記途次草率屬稿總不能闡揚萬一謹托季文附上遠離漸遠問候日疎舟發錢塘不勝瞻戀

與孔文谷提學

數年未獲一覩顏色昨過錢塘重辱高誼追餞驛亭從容尊俎沃領教言且辱惠書刻數種於路讀之益見執事學究本源不遺末藝其視世之墮於腐俗過於玄虛者眞不侔矣兩浙諸生何幸得師如此但近來子弟聰明英俊者固多而汨沒沉溺者亦不爲少尚賴執事提命緊切三令五申務期涇渭俱清驥駑同奮則人才咸得造就而公之成已成物之功用豈在古人下哉其殘臘至建昌山郡閒僻杜門省咎岑寂中每於記室寔勤想念向作詩一章過草莽時曾

附修路道人恐未得達玆偶有赤壁卷謹附書楮末呈覽少見謝私耳餘惟爲道珍重

與章介菴先生

前歲曾具啓併考功折俸附上計徹清覽矣嗣後道路修阻冗懶因仍遂疎候問而瞻企之懷寔未嘗少置其本菲薄承乏考察之司不敢避忌以負此心況繼我公當事之後亦不敢不勉圖策勵以期無玷芳躅若怨家嚙人合謀傾覆因勢所必至亦安心聽之耳迂愚之性不便時好兼以老父在堂豈堪再出但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故單騎一來客歲

逼除乃始得到即欲奉聞而新正碌碌又及再旬矣玆専吏起居稍展鄙情數年不見請教之心殊覺怏怏特在知愛遂發積懷非敢爲大言於長者之前也幸原亮之

奉北原公

去秋少湖公書至獲拜老先生教翰内及近來士風吏治之弊不得不一振刷豁目拊心仰見公垂亮不肖之情寔因民生之休戚庶官之勸懲士習之汙隆皆係於此故不敢爲一身一家之計耳比時唯求無負此心雖不見知亦所不悔乃辱公念及於此就得

罪以死猶且甘心瞑目矣尚何望哉但公位絕百寮
顧留意晚末雖古人葢亦難之感刻何可言冬盡始
知公去位及遭太夫人之喪固愴然以悲亦惕然動
色謂太夫人榮膺壽考老先生扶植世教其諸皆不
必論矣拙性迂愚不便時好建昌之役豈堪再出但
思臣子無所逃罪而尊命亦不敢違故孤身一至早
晚倘得辭去固平生至願也尊者之前豈敢爲不情
之言哉賤役所羈未能即叩門下先此起居草率原
亮

與養齋公

違離道範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親几杖備領教益
怳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去秋獲拜手劄內及上疏
乞歸事旂以爲南戶雖司錢穀比之北部總是閒雅
而士風民俗方倚重公冀公稍遲不謂屢疏決歸竟
遂高尚然而關繫世教者則甚大矣方今海內羣聚
講學者不少然惻怛眞切如公者眞不多見此旂於
廣游博接之後益知公之不可一日離也旂獲罪孤
臣義無所逃而痰火痔疾比在吏部時更甚初擬繳
憑服罪即當圖歸與公朝夕苦爲巡按所留遂成觸
藩之勢且老親在堂游子遠出而孤旅孱軀百凡不

便情事至此誰與控告惟可對公一發耳毘陵志書久不修輯閒中敢望留意以垂一郡之懲勸加何家童歸省謹候起居不盡

與張水南

去夏被柱史論後還自金陵因暑氣方酷逡邏而行道出溧陽爲縣尹姜約父所留訪遊諸勝至秋方得抵家渴欲相見不意病瘧遂不得一扣記室冬閒稍愈而謫判之限已促遂從浙道至盱江擬即圖歸從公於三江二島之間苦爲監司所留雖杜門靜居而塵俗滿目荷衣旋垢然時一登山臨水想像標格宛

然在望冀公游覽著作之餘或亦嘗念及不肖也養
翁雖相去百里討必會唔蘭舟草閣當亦不減石渠
虎觀之樂矣家童歸省附候起居倥傯不盡

與鍾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旂罪過深重天降之割不自殞滅去歲先妣棄逝甫
畢襄事今年七月乃復延禍先考酷罰洊加號籲無
路唯席藁待盡而已竊思老父平生勵志隱行辛勤
教育遭不肖孤志行陋劣命緣淺薄既前顚後百無
一成進既不能顯揚於萬一退復無以奉養於斯須
今纍然在殯埊且有期尚忍吾親與草木同腐耶唯

是哀哀輾轉昌昧希冀百拜稽顙比向長號尊人齋狀門下敢乞文從特賜墓文勒之貞珉以垂永久庶少盡不孝之心亦知老先生論思密勿華國文章豈暇及於山間草萊倘垂仁憐憫止須畧畧數言自可垂諸不朽而不肖子子孫孫感恩刻骨當世世不忘矣萬里長途無任惶悚祈懇迫切願望之至